

泡

影

目次

一 綠蔭下	一—五
二 柳條布的衫褲	六—一二
三 獲兒	一三—二一
四 不幸的小招弟	二二—二八
五 一條藍布的被	二九—三二
六 都市	三三—三五
七 善堂	三六—四〇
八 自來墨水筆	四一—四九
九 畢業	五〇—五三
十 返家	五四—六六
十一 一封無理的信	六七—七〇
十二 練習生	七一—七五
十三 盲丐和落難人	七六—八二
十四 善良的江先生	八三—八八

十五	良心的譴責·····	八九—九三
十六	後園裏的一幕慘劇·····	九四—一〇六
十七	豪富的招弟·····	一〇七—一一一
十八	深重的苦悶·····	一一二—一二八
十九	沒有寄託的孝愛·····	一二九—一二六
二十	倒斃·····	一二七—一四〇

一 綠蔭下

一帶常綠樹造成了一片深濃的綠色，左旁又長着一大叢青竹，更增添了綠的成分；常綠樹的綠色，帶着一種莊嚴，青竹的綠色，顯着一股秀氣，前面又是一片綠草地，柔綠嫩翠，更具嫵媚。

一所簡陋的茅屋，就處在這綠色瀾漫的右一角裏，屋頂上的茅草，諒來多年沒有更換，已褪去了原有的色澤，而變成了灰白，四週竹牆上所塗的泥，也都被風雨所侵蝕，造成了許多大小的窟窿。一羣黃毛小雞，散在屋旁的亂石堆間，用牠們的小尖嘴，東啄啄，西觸觸，在尋找着牠們的養身之糧，一頭尖嘴高腳黑白相間的大狗，躺在另一角裏，伸着鮮紅的舌頭，在作着急促的呼吸。

太陽毫不吝惜它的光和熱，慷慨地向人間射來。

牆角的一堆垃圾上，飛集着數百隻紅頭綠身的蒼蠅，舞旋之下，還嗡嗡地在高唱着：「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」

一隻慘遭橫死的蒼蠅，被一隻出巡的小螞蟻發覺了，牠立刻回去報告；在半道上，碰到了另一隻螞蟻，就交頭接耳的和牠作了幾句簡單的密語，這樣，一傳二，二傳四，四傳八，……不多時後，竟然大隊出動，接着，幾隻螞蟻中的「巨無霸」也出現了，督領隊伍，向前

進發。

蒼蠅的遺屍，就被一羣小螞蟥合力扛了去。

屋前有一架傾斜的南瓜棚，碩大而茂密的南瓜葉，交織成濃厚的綠蔭，一個老婦人，坐在蔭下的一隻破竹椅上，正在趕製一件柳條布的短衫，她的膚色，非常黝黑，嘴角眼角和額上，已刻劃着無數條的皺紋，這是她一生辛勞的證據，一雙無神的眼，還蒙上條條的紅絲，這是由深夜勤勞，睡眠不足所造成。

她毫不旁顧的在趕製那件衣服，一針一針的縫過去，快速熟練，像一架機器，她這樣接連不息的縫了二十幾分鐘，才提起那件衣服來打量一下，覺得就快完工了，在她枯槁的臉上，不禁浮現了一種快慰的微笑。

太陽從事工作已久，預備回去，開始整理它的光和熱。

一個比那婦人更蒼老的老頭兒，由綠樹叢裡越過來，他上身光穿著一件夏布背心，兩條露在外面的臂膀，已失去健壯的肌肉，簡直像兩條枯柴棒，因為背心沒有扣上鈕扣，所以露着胸脯，肋骨根根畢露，好似兩扇百葉窗，他的皮色，比老婦人更來得黝黑，面部的皺紋，也更多更深，他的特徵，便是在左額上，還留有一條很深的刀疤。

老婦人聽得腳步聲，就旋轉頭去，看見是老頭兒回來了，便放下衣服站了起來。

「阿常叔肯惜不肯惜？」老婦人劈頭就這樣問。

「也够受的了！」老頭兒哭喪着脸回答了一聲，便逕直的向屋裏走去。

老婦人移動一雙搖搖過的小腳，也跟了進去。

不一會，老頭兒提了一隻破藤椅又走出茅屋來，一羣小雞，吱吱喳喳的跳奔過來，老頭兒把藤椅一幌，又大聲的吁了一下，小雞嚇得返身就逃，有幾頭雙腿還未堅實的，更跌了幾交。

老頭兒把藤椅向地上一擡，又用手中的一把破蒲扇向藤椅上拍打了幾下，然後將身子慢慢的坐下去，他剛坐下，一條大狗就跑過來，也許是來向主人獻媚吧！可是面部一些沒有表情，一條受過刀斬的尾巴，也搖得一些不令人可愛；況老頭兒又在心事重重，滿肚子的不高興之下，怎麼會接受牠毫無媚意的獻媚呢？於是把蒲扇向牠身上猛拍一下，又加上一腳，同時還罵了一聲「賊狗」，牠吃了踢打，拔腳就逃，逃了五六步，又回轉身子，向老頭兒釘視着，然後把眼睛深深的閉了一下，便垂頭喪氣地回到剛才睡過的地方又躺下了。

老婦人由屋內端了滿滿的一大碗茶出來，因為她知道老頭兒太熱天跑來跑去，流汗一定不少，那末一定口渴極了，小碗茶濟得什麼事，可是她瘦子似的一雙小腳，走路怪不穩的，一拐一拐，結果一茶碗倒側了小半碗。

老頭兒喝下了那碗茶，疲勞的精神似乎才得了調劑，深深的噓了一口氣，又伸出粗糙的手掌，在嘴邊抹了一抹。茶一喝下去，週身的汗腺又活動了，他忙把蒲扇上下的亂揮。

「事情究竟怎麼樣？」老婦人接了空碗又問。

「錢算是借到了，但閒話也聽夠了，還說定收了秋稻就該還清，並得付五分的利息！」老頭兒斜着眼又搖着頭說。

「要不是爲了阿貴，誰愛去借這種黑心鬼的錢！」老婦人似乎要淌出眼淚來。

「當然囉！若不是爲了阿貴，即使餓死了，也不去向他借的；這黑心的東西，架子可大啦！眼睛已生在眉毛上了，真把我氣個半死！」

「你也別生氣啦！錢既已借到就算了，等阿貴畢了業，我們總有出氣翻身的一天的！」

「要不是在阿貴身上有點希望，我早就活活地氣死了，我一年到頭，死幹活幹，省吃省化，都是爲了他；上次他來信說，這學期便要畢業了，他畢了業，我們也算苦出了頭。」老頭兒說到這裏，又把手掌抹一抹嘴。

「阿貴畢了業，我們一世的苦也不算白吃，整千整百的錢也不算白化！」老婦人說着，似乎起了深深的感觸，兩顆黃豆般大的淚珠，由眼眶中迸了出來，她提起衣角揩了去，接着，又捏了一把鼻子。

晚飯之後，兩老又坐在茅屋前談話，田裏的青蛙，呱呱地在作着長鳴，枝頭的鸛鳥，還啾啾啾彼此在胡鬧，太陽雖已西沉了，可是餘輝未盡，西邊天際的晚霞，受着陽光餘輝的反

射，變成深殷鮮紅，一堆一堆，一朵一朵，一條一條，一絲一絲，構成了一幅極美麗的天然圖案。可是這一切，全不能引起他倆的欣賞，當然，正在做着兒子畢業夢的他倆，怎麼有餘暇去欣賞？況他倆根本沒有欣賞大自然的美的資格和能力。

「我明天一早就去，要是再拖延，阿貴一定要發急了！」老頭兒最後這樣決定着。

「一套柳條布短衫褲，和一雙假直貢呢的粉底鞋，我今晚就能趕做好，你明天帶着去給阿貴畢業那天穿，還有一點零食，也帶去給他消消閒。」老婦人一壁收拾着東西，一壁這樣說着。

在東半球已工作了十二小時的太陽，急于歸去，因為西半球有數萬萬人在等着它。它終于收起餘輝，悄然而去，大地就變成了一片黑暗；可是一顆一顆的明星，却正在這時候顯現了，一顆兩顆，十顆百顆，千顆萬顆，……結果，是密佈天空，數不勝數。

時間已是夜半了，兩老還在茅屋內喃喃長談。

二 柳條布的衫褲

謝元貴和幾個同學坐在校舍東南角的大花棚下，大家興高采烈的談着，所談的，不是政治時事，也不是學術文化，却是麻醉人心的電影：一個說××電影的脚本怎樣怎樣，一個說××明星怎麼怎麼，還有兩個學生，爲了××兩個電影女明星究竟誰漂亮的問題，竟面紅耳赤的爭論起來。謝元貴呢，和另一個同學在大發其電影議論，什麼國產電影，對鏡頭，配光，配音等，還够不上水準，尚須改善云云。又××部電影裏，×一段缺乏聯貫，×一節不合情理……。他正講得起勁的當兒，忽另一個學生跑過來喊說：「謝元貴，有一個老頭兒來看你啦！」

謝元貴急忙把議論收住，心想，一定又是死老頭兒爸來了，真是丟人！誰有這樣一個鄉下土老兒式的爸，也够受罪了，我爲了他，不知受了多少同學的冷諷熱嘲！

他真不願意出去相見，可是一想到爸這一次是送衣服和錢來的，也就顧不得同學怎樣，便跑向門房去。

他見了老頭兒，硬着頭皮喊了一聲「爸」，老頭兒接受了兒子的一聲「爸」眼睛睜成了一條線。

謝元貴叫老頭兒快跟着自己到會客室去，可是老頭兒在路上還是慢騰騰的，東張張，西

望望，路上遇着其他的學生，更笑嬉嬉地和他們點點頭，打個招呼，他以為這全是阿貴的同學朋友，必該點頭招呼才是道理，還可把謝元貴急得什麼似的，他巴不得別的學生不看見自己的爸，免得出醜，可是不識相的爸，還一路招搖着，他真覺着火冒頭頂。

一般學生都是非常的好事，學生裏，誰有客人來探望，他們必要看一個究竟，看看來客是怎麼樣一個人物，客人去後，還要多嘴多舌作無休止的挖苦性的批評。

謝元貴和老頭兒剛踏進會客室的門，外面就擁來一大批學生，隔着玻璃窗，伸頭張望，謝元貴見了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忙把身子旋了一個背，裝作沒看見；可是老頭兒還以為那些同窗們對阿貴真關心，於是又頻頻的向他們點頭。

「別去理他們！」謝元貴忍無可忍，就惡聲惡氣的說。
點頭也會錯的嗎？老頭兒驚了一驚，心裡這樣想着。

「阿貴！這是你娘親手裁製的一套短衫褲和一雙粉底鞋，給你在畢業那天穿用。」老頭兒把衣包打開來。

「這種衣服怎麼可在畢業那天穿？穿了不丟人麼？」謝元貴提起衣服來約略看了看，又猛力的向桌上一擲說。

「噯喲！這種洋布短衫褲還不够講究嗎？你爸和你媽拜堂時，裏面穿的還不過是老土布的短衫褲呢！」

「現在是什麼時代？還拿你拜堂的時候來相比！」

「那末畢業時，你要穿什麼衣服呢？阿貴！」

「總得穿身西裝衫褲才像樣。」

老頭兒把「西裝」錯聽了「西藏」，他心想，西藏是喇嘛和尚的地方，怎麼學校裏畢業那天要穿起西藏喇嘛衣來呢？

「阿貴！阿貴！西藏喇嘛衣叫我到那裏去辦？祇有向土地廟心照和尚那裏去借一套吧！」

謝元貴聽了，把腳向地上用力一蹬，但猛記得窗外還有學生在着，回頭一看，學生却都已散去了，他就更大膽。

「誰和你說過要穿喇嘛衣，我說的是「西裝」「西裝」便是「洋裝。」

「噢！「西裝」就是「洋裝」你早說清楚了，我也不會鬧到西藏喇嘛衣上去的，但置一套「洋裝衫褲」要多少錢？」

「要六十塊錢！」元貴存心把價錢抬高。

「你拿着錢自己去買吧！你爸對這種事外行得很，買來一定不討好。」老頭兒遲疑了一會，終於打一個小手巾包裏取出了六十塊錢來這樣說。

「錢還不够，還得買一雙白鞋子。」

「噹噹噹！你爸和媽都還好好的在着，你穿白鞋子作什麼？」

「夏季穿了洋裝，下面必該穿雙白鞋子才相配。」

「你穿了白鞋子，萬一把我或你媽傷了，那怎麼辦？你去跟先生懇懇情，白鞋子不穿可以不可以？」

「迷信，迷信，決沒有這種事的，我的一個同學他已穿了三個夏天的白鞋子，但他的父母還鮮蹦活跳的好好兒在着！」

「那末要多少錢呢？」老頭兒哭喪着臉。

「二十塊錢，」謝元貴把兩個指頭一伸。

老頭兒忍着痛，又掏出了二十塊錢。

「不夠，我還得買些零星東西！」

「什麼？還得買零星東西？這些錢是受盡了氣惱才借到的呢！原是爲家裏買點布和零星東西的，你究竟還想買什麼東西？」老頭兒也有些發急。

「還該買司丹康，」

「買四擔糖作什麼？用喂雞還是喂鴨？」老頭兒跳了起來。

「要命，真要命！司丹康是一種塗頭髮的油膏！」謝元貴也跳了起來。

「你又不是女孩子，怎麼也用起油膏來？」

「現在漂亮的人，那個不用油膏，頭髮像一叢亂稻草似的，怎麼見人？」

「阿貴呀！你要想想自己的出身，要想想你爸媽的苦楚，你怎麼可以和別的少爺公子們相比呢？」老頭兒像似在哀求着。

「光叫你再買一瓶司丹康，就說上了這麼一大套！」謝元貴又跳了起來。

老頭兒也火氣上衝，正想發作，忽然在眼前呈現了「畢業」兩個大字，這兩個大字，在告訴着他，如今化去的錢，將來在兒子身上一定撈得回來的，他就壓平了已冒上心頭的火氣，又給了他十元錢。

「這是你媽給你預備的一點零食，」老頭兒打開另一個小包強作笑容的說。

「這種鄉下土東西怎麼吃？叫人看見豈不笑話？」謝元貴看了看包內的東西，把嘴一撇說。

「那末他們吃些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他們吃的自然是上等貨，像什麼陳皮梅，巧克力，太妃奶油糖，惠司橋子糖，檸檬糖，香蕉糖，……謝元貴一口氣像電台廣告員似的搬出了一大串的糖菓名目。

老頭兒聽了弄得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這咕咕咚咚的一大串名目如何記得住？他想，得啦！反正已用去了不少的錢，就再給他幾元錢，讓他自己去買什麼「皮」「什麼」「克」吃吧，於是又給了他五元錢。

嘴脣上的上課鐘，打斷了父子的談話，臨走時，老頭兒對謝元貴再三的叮囑着，叫他讀書用功，冷熱小心，對先生要聽話，對同學要相好，謝元貴似應非應的應了幾聲，便快步的奔向教堂去了。

老頭兒提了剛才帶來的兩個包，垂頭喪氣的出了校門。

老頭兒在城裡買了些零星東西，便趕回家去，老婦人見老頭兒把原包背了回來，心裡很覺奇怪，後來一問之下，知道是阿貴嫌衣褲鞋子不夠新式，對零食說是鄉下土東西，拿出去怕人笑話，因此全部打發回來，一概不收，她傷心地哭了！

她想自己一腔熱情，却得到兒子一片冷意，自己的滿懷溫愛，竟受到兒子這樣輕視，爲趕製這身衣褲和鞋子，三天以來，雙手沒有停過針線，每晚做到夜深人靜，才去入睡；雖說光是一套衣褲和一雙鞋子，但須經過自己的千針萬針，才得成功，這由千針萬針所製成的東西，他竟然不接受，那末這千針萬針，無異是反刺在自己的心頭！她想到這裏，更傷心地哭了。

x
x
x
x
x

××中學寢室裏的電燈早已熄滅，許多學生已深深睡去，有幾個學生還發出巨大的鼾聲，好似許多只大風箱，同時猛烈的在抽拉着。

謝元貴雖已經睡下好久，却還沒有入睡，平時頭還沒有放平，腳還沒有舒伸就會睡去的他，今天却怎麼也不能睡去，他想到白天同學們對他的譏諷，臉上還一陣一陣在發着熱；王

德林那傢伙，下課時大喊今天本校發現一個老怪物，徐一飛這小子真不是東西，說是他今天碰到了一株老樹根，江海潮這壞東西最惡毒，他說謝元貴的爸真漂亮，全世界一定找不出第二個，馬駿才這小哭鬼，他說今天學校裏發現了一隻螞蟥，還有……他沒有勇氣再去追憶。他雖恨這批挖苦他的同學，却更恨自己的爸，爲什麼長得這麼醜陋，而又鄉氣十足？他本能地對爸罵了一聲「老不死」，罵到那個「死」字，忽然變成了問號，爸若死了，自己怎麼辦？如今自己能幸福地在此唸書求學，豈不全是仗了爸？死若臨到了爸，無異臨到了自己；，他不禁深悔自己剛才對爸無理而不幸的惡咒，他更想到衣鞋食物拿回家去，一定要引起母親萬分的傷心，她老人家預備這些東西，耗費了多少的心血和精力，現在自己竟硬着心腸把這些東西退回去，她那顆慈靜的心，將受到何種的打擊？他想到這點，也不禁哭了。

校園池塘邊的青蛙，還囁囁地在作着鼓吹。

廊子上×教員養的一隻草蠶更噙噙地在作着長鳴。

晶亮的螢火虫，還在空中像流星般的飛舞着。

一羣不得其門而入的蚊子，就在屋外嗡嗡地作響。

夏之夜，是這樣美麗而熱鬧！

三 獲兒

謝元貴的爸爸老頭兒，乳名叫阿土，幼年時，進過兩年私塾，那私塾裏的萬先生，給他題了一個學名叫「南壽」，十歲那年，死了娘，十二歲那年，死了爸；沒爸沒娘的他，就去替人家放牛，他天性忠厚，作事欣勤，很得主人的歡心和信任，十五歲，就升格當了那家的長工，他當長工後，較放牛時代更忠心更勤勞，說到他的忠心，還發生過一次慘劇呢！

在他二十歲那年的年末吧，主人因為秋收豐登，再加在釀酒上，落實賺了幾個錢，所以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，請了兩席酒，列席的自然都是些鄉下老農，使的是八仙方桌，長板凳，毛竹筷，藍花粗碗，人和物，配合得十分適宜，因為是若使的圓檯面，鄉下人也許認為無上無下，更會弄得團圓轉，若是使的軟墊靠背椅，他們反說攔腳不方便，若擺的象牙筷，他們要說這種光光的滑棍兒，怎麼夾得住東西？若用的是江西細磁碗，他們捏在手裏，一定提心吊胆，深怕稍微捏得重一點，碗兒開花了怎麼辦？

那晚真是粗朋滿座，老農畢集，點上了三盞美孚燈，把屋內照得一室通明，主人噙着烟嘴，露着黃牙，殷勤地招待着客人，謝南壽往來幫忙，十二月大寒天，他却弄得滿頭汗珠。

酒席開始，大家便無拘束地吃起來，十數雙毛竹筷，像亂箭般的射到碗裡，又反射到各人的嘴裡，至於喝酒，好如十數頭老牛在飲水。

謝南壽雖有他的一席之地，但不能安心的坐着吃，不時得離座去拿這樣，提那樣；後來吃到中間，他剛山廚房提了一壺酒出來，突聽得可怕的撞門聲，客人都嚇得臉青唇紫，主人更是瑟瑟的抖着，還是他比較鎮靜，比較胆大，他叫他們一齊來把門抵住，可是他們好如失了魂似的，依舊站着不動，他見他們這般不中用，就自己一人過去把門抵住。

外面猛力的把門撞着，南壽咬緊牙關，死力的抵着，可是門並不堅實，況祇有他一人抵着，結果，門被人倒，外面便湧進來十來個大漢，各執利器，聲勢洶洶，來客們嚇得祇往桌下櫃下鑽，南壽跌倒後，立刻站起來，順手捉了一條長木棍，和強盜們大戰，單身敵羣盜，確是義勇萬分，可是究竟孤不敵衆，結果，在左額上吃了一刀終於倒下了。

待強盜盡情飽掠，呼嘯而去之後，主人快過來救護南壽，見他人人事不省，額上的鮮血，還潺潺的流着，急忙把藏在衣櫃角裏的一包陳年真虎骨拿出來替他敷上，才算止了血。

經過一個月的醫療，額上的刀創方告痊愈，可是留下了一個顯著的刀疤，這刀疤雖破壞了他面部的齊整，却是勇義的記號，忠心的表誌。後來他每次伸手撫到這刀疤時，已往義勇的一幕，又活現在他的眼前，這義勇的回憶，使他重感到忠心的愉慰。

當有人問起他額上的刀疤時，他興奮得什麼似的，便指手劃腳，噴涎吐沫的講起來，中間講到和強盜對敵時，往往提起坐着的長板凳來實地表演，多次嚇得幾個小朋友逃的逃，哭的哭。